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

王立^{1,2,3}, 龚世明⁴

(1.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西部乡村可持续发展新文科实验室, 重庆 400715;
3.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重庆 400715; 4.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①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②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③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关键词:城乡记忆;文献计量学;记忆空间;集体记忆;文化

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导致城乡记忆在大规模建设和社会转型中断裂。城乡空间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被快速更新,日常生活景观不断“去地方化”,原真性文化和地方文化基因在不同程度上被遗忘,蕴含历史文化的空间记忆受到了重大冲击^[1]。将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观念带来了千城一面的失根城市;将乡村视为资源腹地的行动割断了原乡的山水脉络,城市和乡村被相似的模型不停复制,丢失了地方环境和人文情怀。因此,如何保护和传承城市和乡村的特色与记忆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2]。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城乡记忆的承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档案局发起的城乡记忆工程推动了城乡记忆的保护工作。城乡记忆真

实完整地展示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同时城乡记忆也是地域文化和地方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在“诗意画境”中的物质载体和情感寄托^[3]。城乡记忆不仅隐喻了社会群体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与怀念,更表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灵魂^[4]。关照城乡记忆,就是关照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就是对新型城镇化道路、新的城乡关系和新的现代化模式的审视和再出发。

自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5]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出现了“记忆转向”,将记忆与景观、地方、日常生活关联起来,通过反映、构建、关联一系列物质实体空间展开城乡记忆研究。国内地理、规划、建筑、旅游、文物保护等领域就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展开了思想争鸣与学术对话^[6],在记忆地理^[7-8]、文化记忆^[9]、集体记忆^[10]方面已有评述,引入了国外“记忆”研究的社

收稿日期:2023-04-12;修订日期:2023-08-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3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SWU2309112)。[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371237;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of China, No. SWU2309112.]

第一作者简介:王立(1984—),男,山西长治人,博士,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

E-mail: w0126@hotmail.com

引用格式:王立, 龚世明.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11): 2256-2271. [Wang Li, Gong Shiming.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since 2000 and implication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11): 2256-2271.] DOI: 10.18306/dlkxjz.2023.11.014

会学理论,为本文提供了记忆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目前尚缺乏基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的城乡记忆评述,没有通过中外比较的视野揭示城乡记忆的地域特质,并昭示未来研究的方向。而这正是反思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城乡记忆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地方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外城乡记忆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整理,重点构建科学知识图谱,并比较和分析其研究前沿方向。旨在响应传承中国特色城乡记忆,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为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学科史的参照,为城市文化空间乃至城乡关怀和人文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启示。

1 理论化记忆研究的分化与衍生

1.1 记忆研究四重奏

在记忆理论中,可以区分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称之为“内关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inwardness)”和“外观(the external gaze)”^[11]。内关的传统认为:个体记忆是一个人独有的记忆体验,是构建个人身份和与他人交流的基础,但大部分记忆处于沉睡状态,需要通过后来的重叙和社交互动来获得连贯性和固定化。因此,个体记忆不是自足的,而是受到社会环境的支持和发展。巴特利特(F. C. Bartlett)通常被视为是首位关注记忆社会维度的现代心理学家,他强调群体动态对个体记忆的决定性影响^[12]。柏格森(Henri Bergson)^[13]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4]分别为哈布瓦赫的理论奠定了记忆的时空性和社会性基础。哈布瓦赫^[15]推动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范式向社会学范式的转变,使得记忆研究得以从个体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哈布瓦赫^[9]的开创性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确立了外观的传统。与个体记忆不同,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其传承需要依赖于社会交往和群体意识,以维持记忆的延续性。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面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康纳顿(Paul Connerton)^[16]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引入了社会记忆的概念,并主张纪念仪式是一种保持和传递社会记忆的手段,通过周期性重复特定的仪式来加强和传递特定的象征性内容,从而使其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然而,康纳顿的研究多限于政治性事件的分析。阿斯曼(Jan Assmann)^[17]强调文化记忆与符号媒介之间的密

切联系,并将集体记忆提升到文化层面,强调记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文化记忆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包含了集体和个人的记忆以及物质符号,具有无限延续和代际传递的特点(图1)。按照阿斯曼的理解,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形式的记忆,它超越了个人经验,被归入文化系统。文化记忆的载体被诺拉(Pierre Nora)^[18]形象地称为“记忆之场(sites of memory)”。诺拉^[19]认为现代社会的加速和多样化,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消失,使得人们难以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握历史。因此,人们开始回到具体的、可感知的场所和物品中,通过它们来建立集体记忆。这些“记忆之场”可以是任何事物,例如公共纪念碑、博物馆、故居、宗教场所、战争遗址、文学作品等。阿斯曼和诺拉的理论都突出了文化载体在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性,通过符号和载体,文化记忆可以被无限传递和延续,成为一个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体系。而记忆之场则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场所和物品,通过这些场所和物品,人们可以在社会和历史的连续性中建立共同的记忆,从而促进文化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1.2 记忆研究的时空关联机制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具体性是集体记忆的关键特征之一。集体记忆需要通过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来物质化和现时化,这种联系往往与具体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相关。然而,集体记忆并不一定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它们与特定的时空形成结晶点^[20]。在时间维度上,记忆通常以原始或重大事件为中心,具有循环节奏。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记忆会发生变化,每次回忆都是对上一次事件被记忆的回忆,而非直接关联所涉及事件。在空间维度上,记忆与其所唤起的空间相互联系。例如,房屋之于家庭就像村落山谷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居民一样,它们是记忆的空间框架,尤其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但是当人们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移动时,形成和评估记忆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此外,物理空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记忆的结构和内容。因此,记忆的时空关联机制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过程^[21]。当记忆被呈现在景观中时,其时间顺序需要被重新配置到一组同步的空间特征上,产生空间叙事。因此,时间要素通常是通过物理环境、建筑和景观来表达的^[22]。历史叙述的一维时间序列相当于“悬挂”在实际历史场所的空间维度之上。时空关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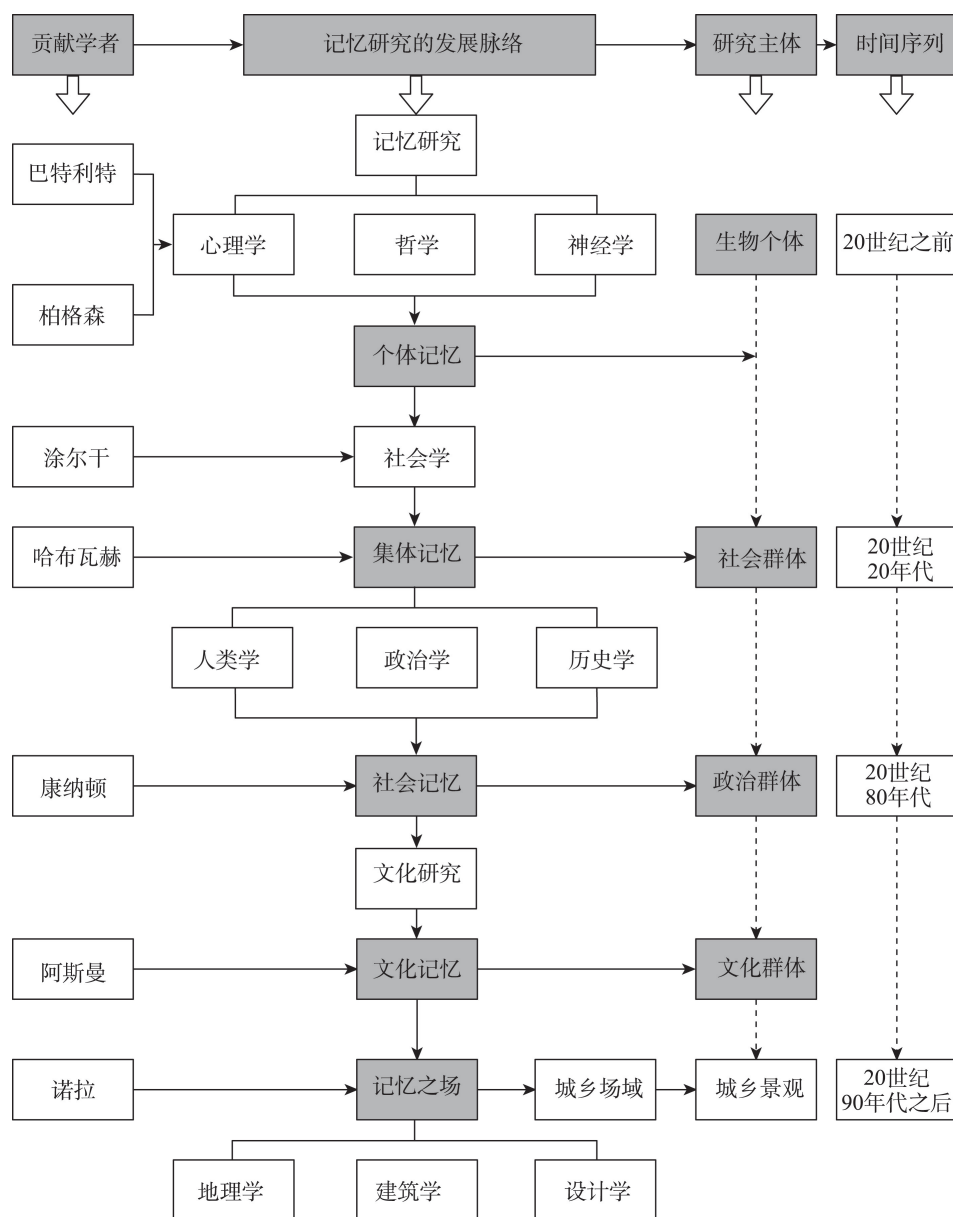


图1 记忆研究脉络

Fig.1 Historical context of memory research

重要性表现在增强我们对地方的想象力,并强化了我们与环境的链接^[23]。

1.3 记忆研究的场所观

诺拉^[19]指出,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这使我们与我们的过去断裂,没有真正的记忆环境。因此要有意识地培养记忆之场。正如 Huyssen^[24]所提到的,我们正在寻找和建立记忆的场所,以便在一个充斥着最新媒体和“信息过载”的世界中提供一种“时间锚定”的感觉。因此,城乡空间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物理实体,还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文化景观,不断被其居民的集体记忆

和想象力所塑造和重塑。记忆场所就像是一部被不断重写的书(palimpsest),记录着一个城市记忆的形态和内容。一个城市被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印记分层,每一层都被下一层部分地抹去和覆盖。城市重写本被 Huyssen 解释为“相信文学的历史性、互文性、建构性和解构性的阅读技巧可以交织在我们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中,作为塑造我们集体想象力的生活空间”。这一观点在城市环境的建筑表现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25],并且更具体地与城市主义或城市设计的感知层面,以及我们对地方、建筑与城市的物质和非物质存在的认知产生联系^[26]。

2 现代化浪潮中的城乡巨变与城乡记忆

2.1 宏大叙事下的日常生活记忆

现代化的宏大叙事造就了巨变中的城乡差异和记忆断裂,忽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体验,导致居民在城乡变迁中失去了他们的记忆和历史,被视为被动的观察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日常生活可以揭示城乡变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Till^[27]以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城市为例,提出了地方关怀的伦理框架,强调了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治愈和重建创伤城市(wounded cities)的一种方式,在情感和心理上对创伤城市的修复和重建意义重大。然而,不可否认,日常生活常常充斥着商品化,意味着将记忆转化为一种商品,以牟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记忆被视为一种市场上的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它们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这可能导致主导的叙述占据话语权,忽略了那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声音和故事。因此,记忆的商品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使主导的叙述永久化,沉默边缘声音。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创造一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感,并有助于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日常生活^[28]。展开城乡记忆的微观研究对完善城乡变迁的宏大叙事至关重要,需要关注个体的故事和细节。

2.2 城乡记忆研究的框架

城乡记忆具有选择性,那些能强化环境意义、完整性、认同感、归属感的线索是城乡记忆的主体。城乡记忆的选择性早在环境意义产生时就开始了,通过过滤器,环境的意义会发生变化,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城乡记忆。西方近今研究关注城乡记忆作为社会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城乡记忆对城乡演变和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城乡记忆作为人们在城乡生活中产生的与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有关的集体和个人记忆,以物质和非物质的形式保存、传承,并不断演化发展。城乡记忆是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划,积极保护、传承和发展。城乡记忆的构成要素为时间[个人(生活阶段)和历史(城市的过去)]、空间(城市、社区、地区或特定场所),以及群体(家庭、社区、教育与工作)^[29]。无论是城乡二元的差异视角,还是城乡一体的整合视角,城乡记忆的理论指向皆为揭示在流动与扎根之间不断摇摆的群体社会生活史和家园演化史,其理想诉求便是留住城市的记忆,寻找家园的乡愁(图2)。

3 城乡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前沿

3.1 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 (WoS) 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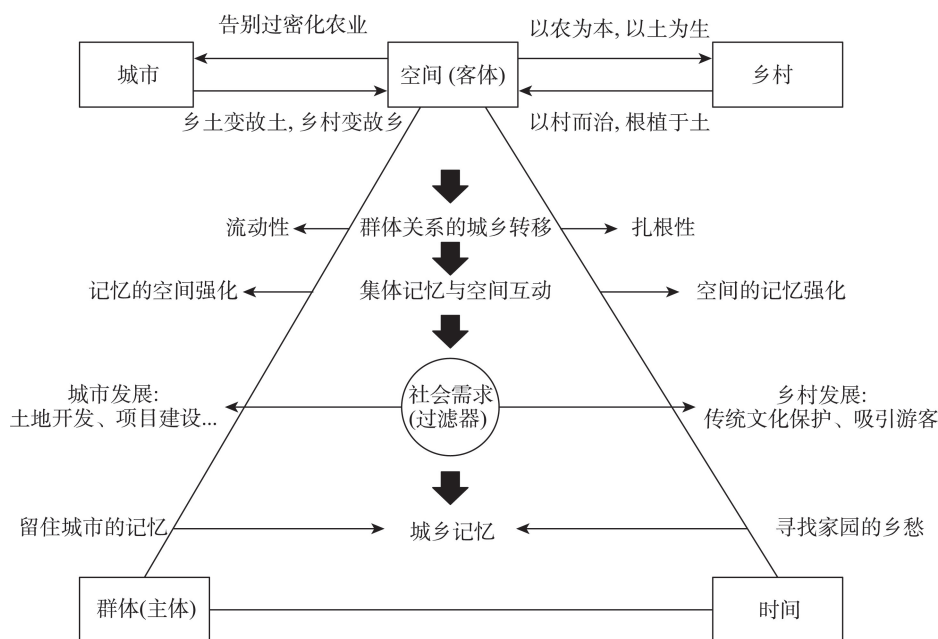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记忆的理论框架

Fig.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知网(CNKI)。英文文献数据以 WoS 核心合集为数据源,检索式为((TS=(collective memory or social memory or cultural memory)) AND (TS=(urban or city or rural or village or country)) OR (TS=(urban memory or rural memory))),时间跨度为2000—2022年,共得到8570篇文献。中文文献数据以CNKI为数据源,检索方式为以“城市”并含“记忆”或“乡村”并含“记忆”为主题,选择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跨度同上,共获取1506篇文献。为避免动态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技术工具的片面性,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结果作为研究热点领域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对相关文献及高被引专著进行重点剖析,目的在于更全面、系统地揭示城乡记忆研究的脉络与发展前沿。

3.2 研究方向及研究主题

通过对搜集到的8570篇英文文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三部分:①与计算机领域相关的记忆研究;②医学和心理学领域中的生理性记忆研究;③人文社科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英文文献针对人文社科领域的集体记忆研究展开分析,其中,载文量最高的方向为历史学,共计894篇。历史学、人文学科、地理学等是国外城乡记忆研究的主体学科(图3)。在1506篇中文文献中,载文量最高的是图书情报档案学(308篇)。此外,城乡规划与市政(197篇)、城市经济(187篇)、文学(141篇)、文化学(116篇)、社会学(115篇)等方向也有较高的载文量(图3),表明国内研究具有明显的管理学和工学导向,而国外侧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

3.3 国外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算法限定关键词共现频次 ≥ 20 的输出结

果(图4),可见,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具有最高的共现频次(932次),其次是认同(identity)和政治(politics)。

从关键词共现来看,城乡记忆涵盖了人类经验和文化认同的各种要素。研究早期热点领域着重探讨城乡记忆、认同和物质文化景观的联系,特别关注民族记忆相关的景观,如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等^[30-32]。记忆表现在物质文化景观领域^[21],主要通过视觉和仪式被唤起,如纪念活动(commemoration)、表演(performance)、叙述(narrative)、纪念碑(monument)和景观(landscape)。因此,与地方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景观,既包含了客观的物质形式,也锚定了主观的经验、想象和记忆。此外,对暴力(violence)、冲突(conflict)和战争(war)引起的创伤记忆(trauma)也是国外关注的焦点问题。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近年来国外城乡记忆的热点。研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文化底蕴深厚且历史演变过程中发生过较大变革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柏林^[33]、西班牙瓦伦西亚^[34]、土耳其凡城^[35]、英国伯明翰与考文垂^[28]等。绅士化、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包含众多记忆要素,具有改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城市形象、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但延续了城乡记忆,同时还是维持城乡记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3.4 国内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算法限定关键词共现频次 ≥ 8 的输出结果,显示了70个关键词。乡村振兴是近年来共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城乡记忆研究的热点,与之相关的有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文化空间、空间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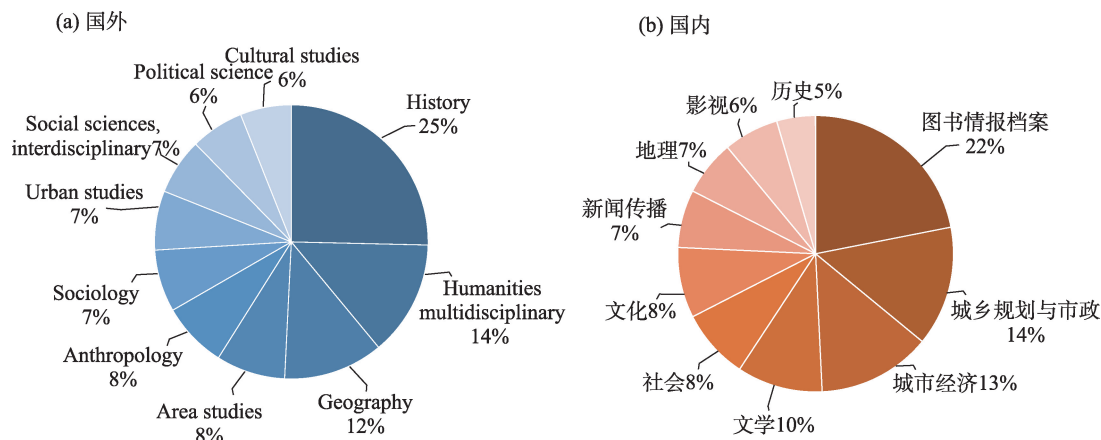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22年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前10领域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he top 10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fields during 2000–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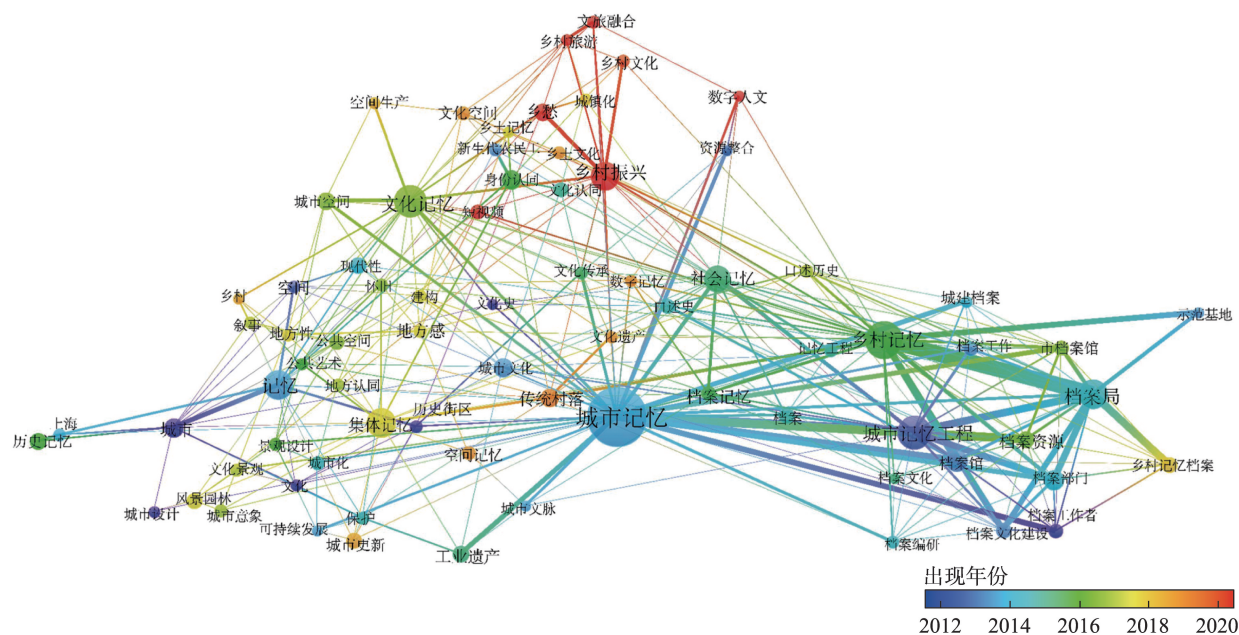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22年国内城乡记忆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5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keywords in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during 2000–2022

个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地理学是2008年最大的节点^[36],空间(space)是当年第二大的节点,表明地理学者从空间观念出发,试图阐明城乡记忆是如何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记忆空间或记忆景观而被空间化的。2009年出现了许多新的关键词,包括地方(place)、城市空间(urban space)、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社区(communitiy)、旅游(tourism)等,地理学者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在后续的研究中日益关注旅游(tourism)、日常景观(everyday landscape)、移民(immigration)、公共艺术(public art)、空间正义(space justice)、城市想象(urban imagination)、建筑(architecture)等。国家历史和日常生活场景在人们的记忆中以独特的方式呈现,社会发展的脉络和核心事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值得一提的是,乡村社会的演变和进步日益受到全球环境的影响。乡村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受到来自远方的时空因素的影响。全球性的社会活动逐渐映射在乡村地区的社会实践、文化积累和情感体验中^[37]。2010—2017年,聚类一中对城市记忆空间特征研究有复原力(resilience)、管理(management)、流动性(mobility)、多元性(diversity)等。聚类二则是关注社会运动、暴力事件和战争造成的创伤,如人权(human right)、内战(civil war)、安全(security)、黑色旅游(dark tourism)。聚类三中主要涉及对空间的感知分析(spatial analysis)和历史保护(his-

torical preservation)。这3个聚类作为城乡记忆“空间转向”的重要基底,奠定了城乡记忆内涵形成的基础。此外,公共空间和文化遗产是这段时间内最大的两个节点。Hoelscher等^[21]指出记忆和地方之间的构成关系在物质文化(景观)领域最为明显,记忆研究除了关注物理环境层面,还应关注生活体验和主观价值。2018—2022年,研究后期出现小而多的节点,研究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文化遗产领域分出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历史城镇景观(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聚类六、七分别为认知地图和口述史,表明城乡记忆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定性的,重点是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问卷设计、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等。

国内城乡记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中前10位聚类分别为城市记忆、乡村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个人记忆、空间记忆、公共空间、短视频、社会记忆(图6b)。中国城乡记忆研究范式受到哈布瓦赫集体记忆、康纳顿社会记忆及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影响。城市记忆和社会记忆出现于2000年,乡村记忆和文化记忆出现于2005年。诗歌^[38]、小说^[39]、民间传说^[40]等文学作品是早期城乡理论构建的重要载体。城市记忆将单一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具有社会精神内涵的场所,将时间、空间与人的认知进行结合,传达外在表现形式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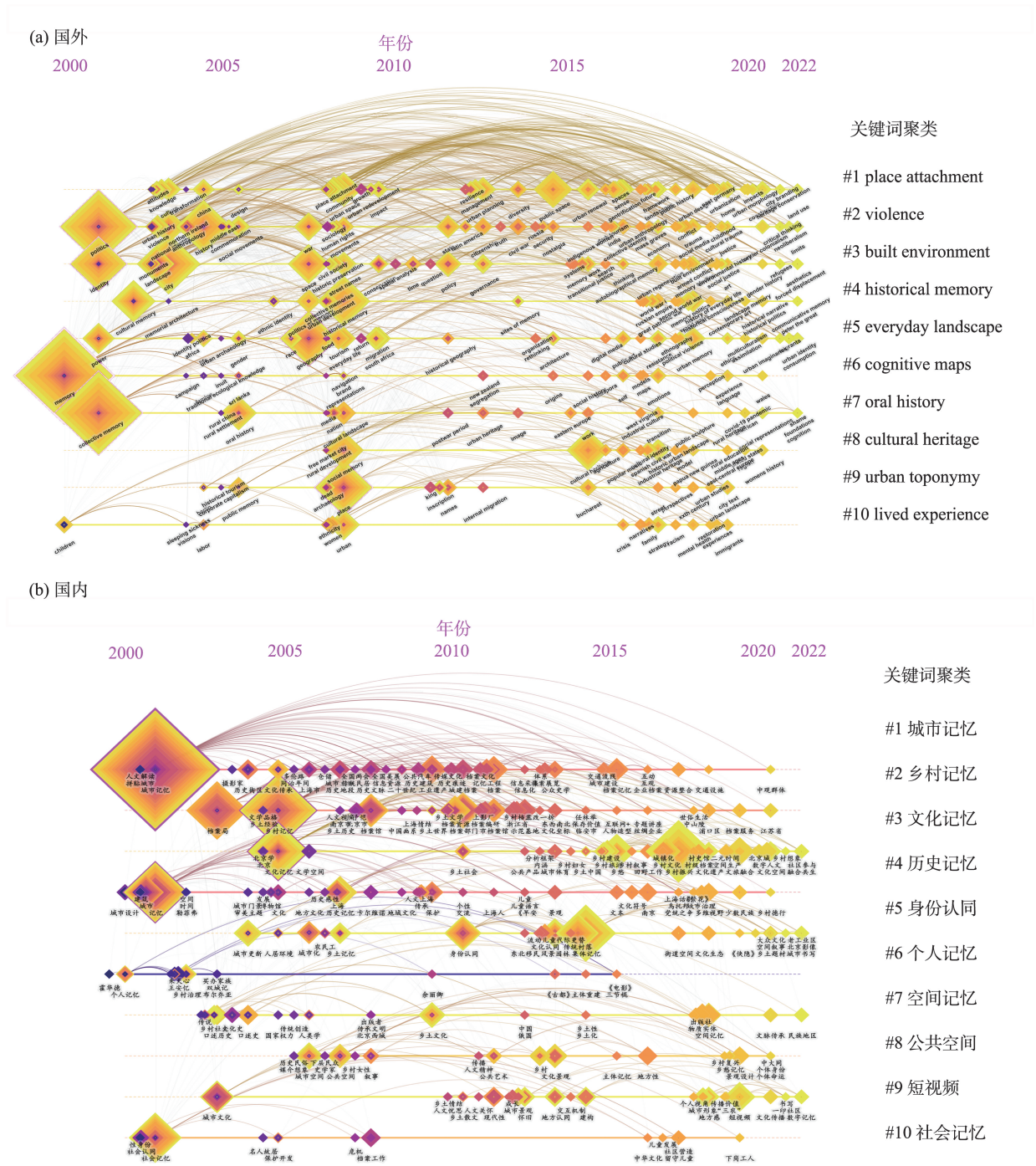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22年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路径演化时间线

Fig.6 Path evolution timeline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during 2000–2022

蕴含的内在价值^[41]。城市记忆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城市档案、图书管理及情报搜集机构,在青岛、武汉、上海、广州等城市相继出现的“城市记忆工程”推动了城乡记忆理论内涵的形成^[42]。城乡记忆工程得到各级政府对城乡记忆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大力推进。在2003—2013年间,研究文献也多与档案

建设相关,包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等^[43]。与此同时,如何运用城乡记忆进行城乡规划、景观设计和社区营造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景观已不再被简单视作静止的遗产或文化他者的呈现,其象征性意义被认为是在复杂的关系中博弈发展的产物,地方认同是影响记忆的重要因素之

一。2015年出现较多新的关键词,文化是关键词的核心,如乡村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村落和乡愁。2017年乡村振兴的提出促进了城乡记忆文化属性的探索,空间生产、文旅融合、短视频、数字人文等新关键词随之产生。

4 研究脉络与前沿分析

4.1 空间感知的国外脉络:集体记忆→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

国外城乡记忆研究沿着空间感知的脉络演进,经历了早期经典理论探索的集体记忆研究,后转向对城乡记忆的物质载体的纪念性记忆研究,具体的物质载体要素如纪念碑^[44]、纪念馆^[45]、博物馆^[46]、雕塑^[47]、树木^[48]、街道^[49]、遗址^[50]、广场^[51]、公园^[52]、花园^[53]、废墟^[54-55]等人与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景观。这些景观提供了获得过去经验的稳定性,空间作为过去的稳定“容器”,为身份的固定提供了支持。以人为主体的城乡变迁和发展过程,动态、持续地重构了城乡历史及现在的认知与记忆,反映了城乡主体和客体随时间变化的互动过程。Crimson^[56]批评了现代主义建筑将记忆从城乡景观中抹去的趋势,并谴责将记忆作为审美和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工具。Ringas等^[57]提出了日常生活中城市记忆的3个构成要素——地点、社区和基础设施,并开展了一项旨在捕捉、保存和利用城市记忆的应用调查。之后,日常生活的景观和场所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空间感知的脉络渐渐转向对人的微观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

4.2 乡愁永续的国内脉络:档案建设→城市文脉保护→乡村振兴

国内城乡记忆研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让城市留住记忆”的城市文化遗产研究和“让家园留住乡愁”的乡村振兴研究共同推动了城乡记忆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其中,国家档案部门开展的记忆工程实践,以多种媒介载体记录城乡发展和历史,以历史档案形式收集和保存反映城市原始风貌的系统性工程产生重大影响^[58]。家园景观基因研究围绕着“把根留住”的精神需求^[59],对如何维系乡愁记忆进行了一系列针对乡村地域景观修复与文脉传承的研究^[60-61]。历史文化街区^[62-63]、工业遗产^[64-65]的适应性再利用在城市更新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城乡记忆的研究重点也转向了城市文脉的承续与美丽乡村的建设。因

此,相较国外而言,乡愁永续成为城乡记忆研究的重要演进脉络,这与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城乡空间巨变紧密相联。

4.3 国内外研究前沿对比

哈布瓦赫^[15]提出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和诺拉^[19]提出的民族—国家框架,共同奠定了早期城乡记忆的理论基石。但目前国外也有学者反对其民族主义方法论,认为记忆超越了这种狭隘的界限,因此必须从跨国、跨文化或全球的角度来研究^[66-67]。国外研究中,景观具有最长的突现时间,意味着景观是城乡记忆研究中的核心部分。景观在记忆地理学中以隐喻的方式被应用,成为符号文本、文化舞台和纪念性表演的构成要素。此外,景观作为一个重要的空间载体,记录了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具有独特的空间意义。它在塑造城乡记忆解释的内涵和机制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可以将遗产、身份和权力在城乡记忆空间中的多重互动联系起来。“气候变化”和“社会生态记忆”成为近期的关键词,代表着国外记忆研究出现了“生态思考”(表1)。景观、记忆和地方认同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外对记忆场所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纪念性景观,而是更多关注日常空间和自然环境,特别是与冲突、战争和历史的创伤有关的问题。

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城市景观的趋同和城市文化的遗失。全球化时代,城乡记忆与人类的现代化相伴而行,它是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驳。乡愁不是一种向往过去、消极怀旧的情感,而是关乎社会的转型和人的精神存在^[68]。国内研究中,乡村振兴具有最高的突现强度,城市文化和集体记忆具有最长的突现时间(表2)。如何应对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难以记忆”现象是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问题。国内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来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城乡记忆。国内城乡记忆研究更多作为社会实践而不是理论话语^[69],无论是城市记忆工程的兴起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都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政策导向驱动。

城乡记忆的研究涉及对记忆的代际传递以及现代发展和全球化对城乡记忆重塑的影响。国外城乡记忆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对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历史回忆,还强调了特定社会背景对这些记忆对象的空间映射。国内记忆研究面临的是快速发展过程中“难以忆”的问题,国外更多讨论民族冲突和

表 1 国外城乡记忆研究突现强度前 20 关键词

Tab.1 Top 20 keywords of high emergent intensity of international urban and rural memory studies









































关键词	突现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突现图谱(2000—2021 年)
景观	2.34	2001	2015	
纪念碑	4.20	2003	2008	
地方认同	2.80	2003	2015	
空间	2.23	2003	2009	
创伤记忆	2.11	2010	2014	
地理	2.75	2011	2014	
建筑	3.83	2013	2017	
权利	1.83	2013	2014	
气候变化	2.77	2016	2018	
公共记忆	3.28	2017	2019	
文化遗产	2.94	2017	2020	
文化景观	2.66	2017	2018	
工业遗产	2.62	2017	2018	
公共空间	2.23	2017	2019	
政治记忆	2.10	2017	2018	
历史城镇景观	2.64	2019	2020	
旅游	1.82	2019	2021	
地方依恋	1.75	2019	2020	
口述史	2.31	2020	2021	
生态社会记忆	2.19	2020	2021	

表 2 国内城乡记忆研究突现强度前 20 关键词

Tab.2 Top 20 keywords of high emergent intensity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关键词	突现强度	开始年	结束年	突现图谱(2000—2022 年)
城市文化	2.57	2006	2013	
城市记忆	10.23	2008	2012	
档案馆	5.33	2008	2013	
档案局	6.30	2011	2015	
档案部门	6.06	2011	2014	
示范基地	4.03	2013	2014	
集体记忆	6.67	2015	2022	
工业遗产	3.27	2015	2017	
档案记忆	4.06	2016	2017	
城市空间	2.67	2016	2017	
传统村落	4.61	2017	2022	
乡村振兴	15.04	2018	2022	
乡村文化	3.96	2018	2022	
档案资源	2.58	2018	2020	
空间记忆	3.66	2019	2022	
城市更新	3.10	2019	2022	
短视频	5.07	2020	2022	
文化记忆	5.00	2020	2022	
文旅融合	4.85	2020	2022	
口述史	3.68	2020	2022	

国家主义下有关“为何忆”的问题。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在关注的维度和重点上存在差异。国外研究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框架,擅长使用口述史和批判分析的研究方法,国内研究突出了档案资源整理引领和国家发展战略支持的实践驱动,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遵循了个体化知识生产的模式,后者多以国家政策的集体行动为主。尽管如此,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仍然存在对话的空间,因为导致差异的因素更多是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情境的不同,而不是学科问题的认知差异。

5 结论与启示

城市和乡村是承载人类文明的空间实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不同的发展阶段都留下了昭示人类情感寄托的集体记忆。从城乡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通过国内外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都经历了从集体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过渡,而城乡记忆则是文化记忆的延展。本质上,城乡记忆是一种社会遗产,城市里程碑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古建筑、历史街区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与非空间的历史客体是其重要的承载形式。

(2) 城乡记忆研究为跨学科领域,历史学、人文学科、地理学、图书情报档案学、城乡规划学等是其重要的学科群体,涉及探讨人—人、人—地、人—物关系的根本逻辑,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和流动的城乡文化共同塑造了不同地域的情感归属、身份认同,在社会文化空间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 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具有诸多不同之处,国外记忆研究与西方宗教世界观相关,并侧重关注战争或民主运动引起的创伤记忆和身份认同,而国内起源于城镇变迁导致的乡愁记忆,侧重于对历史文脉的留存;国外城乡记忆研究集中于地方和景观的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城乡记忆研究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重视地方价值。

(4) 城乡记忆研究具有强烈的地方烙印和地域特质,开展城乡记忆演变与传承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思现代社会发展。城乡记忆本身也受到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和地方历史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城乡记忆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驱动特征。由国家档案局发起的城市记忆工程应当

超越档案资源整理本身,结合使用大数据和VR、AR等数字技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乡村口述史收集、记忆的媒介化传播等方面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拓宽城乡记忆研究的视野。

可预见的是,记忆的媒介化是大势所趋。媒体、旅游和娱乐行业将会有强烈的动机去搜寻过去的记忆,将其转化为全球熟悉的符号,利用商业和技术手段向观众展示。因此,要警惕记忆扩散的资本化和记忆传播的商品化。站在传承文化、延续多元化城乡特质的认知观上,开展城乡记忆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将城乡的自然、时间的累积和人类的创造综合集成,改变工业化社会以来城乡发展及城乡景观的趋同化现象,为人类理想的家园和诗意的栖居注入更多的人文智慧。

未来,城乡记忆研究既要在“软”科学的跨学科综合上构建理论^[70],也要在“硬”科学的范式传承和要素体系上付诸实践^[71],并推广到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尺度^[72]。城乡记忆研究并不是要恢复曾经的景观与文化,而是要传承文化的根基和人类的文明。从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建构^[15]到康纳顿的记忆传递^[16],再到记忆的代际差异和文脉承续^[20],城乡记忆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记忆”本身,而是深入到“文化”和“文明”的范畴。遗产化^[73-74]、旅游化^[75-77]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外城乡记忆的传承和传播,但这远远不够。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传统和空间思维可以助力城乡记忆研究迈向更深层次,为城乡发展的人文关怀注入活力。首先,应明确城乡记忆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城乡记忆和文化遗产保护虽有区别,但是相互依存。城乡记忆表现为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包括传统、习俗、价值观等无形文化元素,而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侧重于保护有形文化资产。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延续城乡记忆,城乡记忆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城乡文化的延续至关重要^[78]。其次,关注城乡空间中少数民族及弱势群体的记忆话语权。记忆的产生、分配和消费应进行批判性分析。在西方,身份差异如黑人、移民和土著族群等,无法获得表达记忆的空间,精英群体的记忆作为中心被政府优待,加剧了社群成员与社会间的潜在矛盾^[79-81]。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维护社群记忆的公正性,保障去权力化的非精英异质群体的利益,从而增强社会的整体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82]。最后,强化理论探索。目前,对城乡记忆的组成、资源、载体

和媒介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个全面且结构化的谱系。虽然各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城乡记忆,但相较于哈布瓦赫、阿斯曼等提出的创新性理论,仍缺乏探索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未来的研究可以多加关注城乡记忆符号与功能的演变、城乡记忆的生态保护机制和传播模式。

致谢: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对中外理论研究的反思和对话等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肖竞. 文化景观视角下我国城乡历史聚落“景观—文化”构成关系解析: 以西南地区历史聚落为例 [J]. 建筑学报, 2014(S2): 89-97. [Xiao Jing. The composition and connotation study between landscape media and cultural mechanisms in China's historic sett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case studies on historical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west area.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4(S2): 89-97.]
- [2] 刘珂秀, 刘滨谊. “景观记忆”在城市文化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J]. 中国园林, 2020, 36(10): 35-39. [Liu Kexiu, Liu Binyi.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memory" in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 desig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10): 35-39.]
- [3] 童湄清, 徐斌, 张亚平. 基于社会生态记忆的青山湖绿道场景构建策略 [J]. 中国园林, 2022, 38(1): 112-117. [Tong Meiqing, Xu Bin, Zhang Yaping.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Qingshan Lake greenway based on social ecological memory.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 38(1): 112-117.]
- [4]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205-1212. [Liu Peil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remembering nostalgi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7): 1205-1212.]
- [5]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M]. Translated by Cosser L A. Chicago,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6] 汪芳, 吕舟, 张兵, 等. 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 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 [J]. 地理研究, 2017, 36(1): 3-25. [Wang Fang, Lv Zhou, Zhang Bing, et al. Memory and homesickness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logic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 3-25.]
- [7] 李彦辉, 朱竑. 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J]. 人文地理, 2012, 27(1): 11-15, 28. [Li Yanhui, Zhu Hong. A review and revelation on memory studies of foreign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2, 27(1): 11-15, 28.]
- [8] 黄维, 梁璐, 李凡.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 [J]. 人文地理, 2016, 31(4): 17-25. [Huang Wei, Liang Lu, Li Fan. A review of western geographies of memor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 Human Geography, 2016, 31(4): 17-25.]
- [9] 漆建武, 李巍, 王录仓, 等. 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空间研究进展与启示 [J]. 热带地理, 2023, 43(5): 913-928. [Qi Jianwu, Li Wei, Wang Luca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ropical Geography, 2023, 43(5): 913-928.]
- [10]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0, 25(4): 60-66. [Li Fan, Zhu Hong, Huang Wei. A 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urban historical cultural landscape. Human Geography, 2010, 25(4): 60-66.]
- [11] 保罗·利科. 记忆, 历史, 遗忘 [M]. 李彦岑, 陈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Ricoeur P.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Li Yancen, Chen Ying. Shanghai,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8.]
- [12] Bartlett F C, Burt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33, 3(2): 187-192.
- [13] Burton J. Bergson's non-archival theory of memory [J]. Memory Studies, 2008, 1(3): 321-339.
- [14]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M]. 渠东, 汲喆,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Durkheim É.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 Translated by Qu Dong, Ji Zhe.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5] Halbwachs M.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M]. Paris, France: De Gruyter Mouton, 1976.
- [16] Connerton P. How societies remember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7] 扬·阿斯曼. 宗教与文化记忆 [M]. 黄亚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Assmann J.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ranslated by Huang Yaping.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 [18]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M]. 黄艳红, 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Nora P. Site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Huang Yanhong, et al.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9]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J]. Representations, 1989, 26: 7-24.
- [20] Assmann J, Czaplicka J.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J]. New German Critique, 1995, 65: 125-133.

- [21] Hoelscher S, Alderman D H. Memory and place: Geographies of a critical relationship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4, 5(3): 347-355.
- [22] Crang M, Travlou P S. The city and topologies of memo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1, 19(2): 161-177.
- [23] Cheshmehzangi A. Spatial syntagma and identity of a place: Sensing, relating to, and knowing a place [J].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014, 24(7): 799-810.
- [24] Huyssen A.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M]. Stanford, US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5] Núñez Andrés M A, Buill Pozuelo F. Evolu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and heritage representation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9, 91(2): 105-112.
- [26] Degen M M, Rose G. The sensory experiencing of urban design: The role of walking and perceptual memory [J]. *Urban Studies*, 2012, 49(15): 3271-3287.
- [27] Till K E. Wounded cities: Memory-work and a place-based ethics of care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2, 31(1): 3-14.
- [28] Adams D, Larkham P. Walking with the ghosts of the past: Unearthing the value of residents' urban nostalgias [J]. *Urban Studies*, 2016, 53(10): 2004-2022.
- [29] de Alba M. A integrating heritage to the study of urban memory: Narratives about Mexico City [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12, 13(2). doi: 10.17169/FQS-13.2.1854.
- [30] Jordan J A. A matter of time: Examin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ostwar Berlin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005, 18(1/2): 37-71.
- [31] Forest B, Johnson J. Unraveling the threads of history: Soviet-Era Monuments and post-soviet national identity in Moscow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3): 524-547.
- [32] Johnson N. Cast in stone: Monuments, geography, and nationalism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5, 13(1): 51-65.
- [33] Bach J. The Berlin Wall after the Berlin Wall: Site into sight [J]. *Memory Studies*, 2016, 9(1): 48-62.
- [34] Garcia-Esparza J A. Beyond the intangible/tangible binary: An analysis of historic built environments in Valencia, Spai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2019, 14: 123-137.
- [35] Asur F, Kulekci E A, Perihan M. The role of urban landscapes in the formation of urban identity and urban memory relations: The case of Van/Turkey [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22, 37(4): 841-857.
- [36] Rose-Redwood R S. From number to name: Symbolic capital, places of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treet renaming in New York City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4): 431-452.
- [37] 宋玉, 黄剑锋. 国内外乡村记忆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6): 166-177. [Song Yu, Huang Jianfeng.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memory geograph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9, 28(6): 166-177.]
- [38] 陈恩维. 空间、记忆与地域诗学传承: 以广州南园和岭南诗歌的互动为例 [J]. *文学遗产*, 2019(3): 105-117. [Chen Enwei. Space, memory and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poetry: Based on interaction between Nanyuan Garden in Guangzhou and poems of Lingnan. *Literary Heritage*, 2019(3): 105-117.]
- [39] 叶祝弟, 屠毅力, 杨义成, 等. 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 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 [J]. *探索与争鸣*, 2022(3): 61-99. [Ye Zhudi, Tu Yili, Yang Yicheng, et al. Non-fiction writing and Chinese mem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22(3): 61-99.]
- [40] 赵世瑜.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 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2): 175-188, 208. [Zhao Shiyu. Legend,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emory: From the new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o postmodern historical stud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3(2): 175-188, 208.]
- [41] 涂欣. 城市记忆及其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Tu Xin. Research on urban mem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design. Wuhan, China: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 [42] 加小双, 徐拥军. 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 [J]. *档案学研究*, 2014(1): 22-32. [Jia Xiaoshuang, Xu Yongjun. A review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ty memory in China.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4(1): 22-32.]
- [43] 曲春梅, 王静, 王宁. 近年来我国档案与记忆研究综述 [J]. *档案学研究*, 2017(1): 17-23. [Qu Chunmei, Wang Jing, Wang Ning. Research overview on archive and memory in recent years.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7(1): 17-23.]
- [44] Whelan Y. The 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a colonial landscape: Monuments to British monarchs in Dublin before and after independence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2, 28(4): 508-533.
- [45] Sturken M. The aesthetics of absence: Rebuilding Ground Zero [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4, 31(3): 311-

- 325.
- [46] González Martínez P. Curating the selective memory of gentrification: The Wulixiang Shikumen Museum in Xintiandi, Shanghai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1, 27(6): 537-553.
- [47] Čebren Lipovec N. Homage to a new town in an old one: Dequel's bust of Pier Paolo Vergerio il Giovane [J]. *Ars & Humanitas*, 2019, 13(1): 248-263.
- [48] Pearce L M, Davison A, Kirkpatrick J B.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trees: The lived significance of the private urban forest [J].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2015, 14(1): 1-7.
- [49] Hebbert M. The street as locus of collective memo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5, 23(4): 581-596.
- [50] Atkinson D. Kitsch geographies and the everyday spaces of social memor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7, 39(3): 521-540.
- [51] Lak A, Hakimian P. Collective memory and urban regeneration in urban spaces: Reproducing memories in Baharestan Square, city of Tehran, Iran [J].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9, 18: 100290. doi: 10.1016/j.ccs.2019.100290.
- [52] Aptekar S.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back: Collective memory and neighborhood identity in two urban parks [J].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7, 40(1): 101-121.
- [53] Barthel S, Folke C, Colding J. Social-ecological memory in urban gardens: Retaining the capacity for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 20(2): 255-265.
- [54] Mah A. Memory, uncertainty and industrial ruination: Walker riverside, Newcastle upon Tyn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0, 34(2): 398-413.
- [55] Wheeler R. Mining memories in a rural community: Landscape, temporality and place identity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6: 22-32.
- [56] Crinson M. 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 [M]. London, UK: Routledge, 2005.
- [57] Ringas D, Christopoulou E. Collective city memory: Field experience on the effect of urban computing on community [C]//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ties and Technologies. New York, USA: ACM, 2013: 157-165.
- [58] 丁华东, 崔明. “城市记忆工程”: 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 [J]. *档案学研究*, 2010(1): 40-45. [Ding Huadong, Cui Ming. "The urban memory project": A highlight project of inheriting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memory carried by archives. *Archives Science Study*, 2010(1): 40-45.]
- [59] 刘沛林.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Liu Peil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 cultural landscape gene*.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60] 胡最, 邓运员, 刘沛林, 等.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符号机制 [J]. *地理学报*, 2020, 75(4): 789-803. [Hu Zui, Deng Yunyuan, Liu Peili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al landscape gen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789-803.]
- [61] 杨立国, 刘沛林, 林琳.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 以侗族村寨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 35(5): 593-598. [Yang Ligu, Liu Peilin, Lin Lin.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genes in construction place identity: Taking the Dong Mininortiy Village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93-598.]
- [62] 温士贤, 廖健豪, 蔡浩辉, 等.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实践: 广州永庆坊案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61-170. [Wen Shixian, Liao Jianhao, Cai Haohui, et 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bloc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qing Fang, Guang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61-170.]
- [63] 曾诗晴, 谢彦君, 史艳荣. 时光轴里的旅游体验: 历史文化街区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表征及景观化凝视 [J]. *旅游学刊*, 2021, 36(2): 70-79. [Zeng Shiqing, Xie Yanjun, Shi Yanrong. The space-time Axis of tourist experienc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landscape gaze of collective memory regarding everyday life in historical streets. *Tourism Tribune*, 2021, 36(2): 70-79.]
- [64] 张环宙, 沈旭炜, 吴茂英. 滨水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记忆延续研究: 以杭州运河拱宸桥西工业遗产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 35(2): 183-189. [Zhang Huanzhou, Shen Xuwei, Wu Maoying. Waterfront industri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prolonging the spirit of the 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area in the west side of Gongchen Bridge, H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2): 183-189.]
- [65] 陆邵明, 刁嘉辉, 赵浩林, 等. 港口城市的集体记忆“码头遗产”: 以上海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2, 27(10): 39-49. [Lu Shaoming, Diao Jiahui, Zhao Haolin, et al. Study on collective memories in port 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2, 27(10): 39-49.]
- [66] de Cesari C, Rigney A. Transnational memory: Circula-

- tion, articulation, scales [M]. Berlin, German: De Gruyter, 2014.
- [67] Crownshaw R. Transcultural memory [M]. London, UK: Routledge, 2016.
- [68] 李华胤. 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价值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3): 2-18. [Li Huayin. The core thoughts and realistic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nostalgia.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3): 2-18.]
- [69] 黄素云, 陶伟, 蔡浩辉.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1): 2108-2122. [Huang Suyun, Tao Wei, Cai Haohui. Production practice of rural traditional craf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mak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1): 2108-2122.]
- [70] 赵静蓉.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 记忆与乌托邦的两个维度 [J]. 探索与争鸣, 2018(10): 122-127, 144-145. [Zhao Jingrong. City as a conception of time: On its two dimensions of memory and utopia.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8(10): 122-127, 144-145.]
- [71] 吕龙, 黄震方, 李东晔.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570-1585. [Lv Long, Huang Zhenfang, Li Dongy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assessment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in Suzho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570-1585.]
- [72] Assmann A, Conrad S. Memory in a global age: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 [M].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73]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M]. London, UK: Routledge, 2006.
- [74] Kim S, Kwon H A.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cultural conversion of urban heritage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7): 2932. doi: 10.3390/su12072932.
- [75] Marschall S. Touring memories of the erased city: Memory, tourism and notions of 'home'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3): 332-349.
- [76] Pfoser A, Keightley E. Tourism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mnemonic encounters [J]. Memory Studies, 2021, 14(2): 125-139.
- [77] Marschall S. The role of tourism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case of 'homesick tourism' in Poland [J]. Memory Studies, 2016, 9(2): 187-202.
- [78] Houdek M.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J]. Memory Studies, 2015, 8(1): 115-117.
- [79] Ozyurek E. Muslim minorities as Germany's past future: Islam critics, holocaust memory, and immigrant integration [J]. Memory Studies, 2022, 15(1): 139-154.
- [80] Alderman D H, Inwood J. Street na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patial injustices in the toponymic commemora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3, 14(2): 211-233.
- [81] Krmpotich C, Howard H, Knight E. From collection to community to collections again: Urban Indigenous women, material culture and belonging [J].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2016, 21(3): 343-365.
- [82] den Hartog H, González Martínez P. Integrating heritage assets in large commercial complexes: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signification of memory in Shanghai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2, 126: 102601.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2.102601.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since 2000 and implications

WANG Li^{1,2,3}, GONG Shiming⁴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New Liberal Arts

Laboratory of Western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Institute of Western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4.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memories record and interpret the changes in social form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They provide insights into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local cultural spirit, and urban-rural landscape changes, and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lives in their "ideal home". This study used the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ombined wit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to explore importa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Urban and rural memory can be divided into commemorative memory, daily memory, and media memory. 2) Urban and rural memory i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In China, it is mainly focused on disciplines such as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tourism management, with a clear application direction; while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iel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The ideas and theorie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re consistent, viewing memory as a social heritage.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llowed the route of collective memory produced by cultural turn, commemorative memory under official narratives, and daily memory under local customs, with a focus on localities and landscape analysis, emphasizing spatial perception. In contras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research followed archive construction and memory-urban historical context protection and memory-tourism and memor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ocusing on people's nostalgia as the entry point.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s of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memory discourse rights of minority groups, and constr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urban and rural memory space paradigm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memory; bibliometrics; memory space;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e